

（清）曹國藩絕學一

家
書

（清）曹國藩

綏蒙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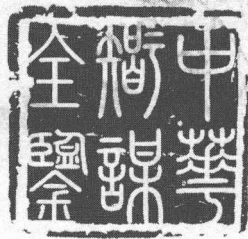
图
文
珍
藏
版

曾国藩绝学

〔清〕曾国藩 著



线装书局





中華智謀全鑒

曾國藩

絕學

ZENGGUOFANJUEXU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国藩绝学 / (清) 曾国藩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07.8

ISBN 978-7-80106-686-2

I. 曾… II. 曾… III. 曾国藩 (1811~1872) —文集
IV. Z4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6367 号

曾国藩绝学

责任编辑 冀宁 华林

封面设计 三石工作室

作者 [清] 曾国藩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社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 (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

网址: www.xzhbc.com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字数 2355 千字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0.25

彩插 8

版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套

书号 ISBN 978-7-80106-686-2

定 价 980.00 元 (全四卷)

ISBN 978-7-80106-686-2



9 787801 066862 >





目 录

第一卷 挺 经

九阴经	3
卷一 内圣	5
卷二 坚忍	34
卷三 刚柔	52
卷四 廉矩	72
卷五 诡道	94
卷六 久战	127
卷七 忠疑	163
卷八 藏锋	187
卷九 盈虚	213
九阳经	233
卷一 砺志	235
卷二 家范	261
卷三 明强	289
卷四 英才	325
卷五 勤敬	346
卷六 廩实	370
卷七 峻法	386





卷八	外王	414
卷九	荷道	439

第二卷 冰 鉴

卷一	神骨鉴	463
卷二	刚柔鉴	544
卷三	容貌鉴	665
卷四	情态鉴	696
卷五	须眉鉴	734
卷六	声音鉴	768
卷七	气色鉴	863
卷八	《冰鉴》心语	914

第三卷 家 书

卷一	修身养性篇	943
卷二	治军为政篇	1020
卷三	教子持家篇	1108
卷四	交友处世篇	1214
卷五	用人理财篇	1297

第四卷 谋 略

卷一	修身养性谋略	1423
卷二	治军为政谋略	1485
卷三	家教齐家谋略	1581
卷四	交友处世谋略	1696
卷五	用人理财谋略	1815



图
文
珍
藏
版

第
三
卷

家
书

[清] 曾国藩 著



线装书局



卷首语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乃至整个古代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关于他的历史功过，曲直是非，自清末以降述评累是，至今尚难有一个权威的结论。

曾国藩的家书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从人际琐事和持家之法的劝诫，到进德修业、经国济世之道的阐述，是曾国藩一生主要活动和他为政、持家、劝学、治军主要思想的生动体现，对家人的殷切关爱和对国家朝廷的重大责任亦从字里行间透出。



卷一 修身养性篇

述赴京沿途及抵京后情事

【原文】

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大人膝下：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汉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和纸行，不知已收到否？后于二十一日在汉口开车。二人共雇二把手小车六辆，男占三辆半。行三百余里，至河南八里溪度岁。正月初二日开车，初七日至周家口，即换大车。雇三套篷车二辆，每套钱十五千文。男占四套，朱占二套。初九日开车，十二日至河南省城，拜客耽搁四天，获百余金。十六日起行，即于是日三更趁风平浪静径渡黄河。二十八日到京，一路清吉平安，天气亦好，惟过年二天微雪耳。

到京在长郡会馆卸车。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横街千佛庵。屋四间，每月赁钱四千文，与梅、陈二人居址甚近。三人联合会，间日一课。每课一赋一诗眷真。初八日是汤中堂老师大课，题“智若禹之行水赋”，以“行所无事则智大矣”为韵，诗题赋得“池面鱼吹柳絮行”，得“吹”字。三月尚有大课一次。

同年未到者不过一二人，梅、陈二人皆正月始到。岱云江南、山东之行无甚佳处，到京除偿债外，不过存二三百金，又有八口之家。

男路上用去百金，刻下光景颇好。接家眷之说，郑小珊现无回信。伊若允诺，似尽妥妙；如其不可，则另图善计，或缓一二年亦可，因儿子太小故也。

家中诸事都不挂念，惟诸弟读书不知有进



曾国藩像





境否？须将所作文字诗赋寄一二首来京。丹阁叔大作亦望寄示。男在京一切谨慎，家中尽可放心。

又禀者，大行皇后于正月十一日升遐，百日以内禁剃发，期年禁燕会音乐。何仙槎年伯于二月初五日溘逝。是日男在何家早饭，并未闻其大病，不数刻而凶音至矣。歿后，加太子太保衔。其次子何子毅，已于去年十一月物故。自前年出京后，同乡相继殁逝者：夏一脚、李高衢、杨宝筠三主事，熊子谦、谢切庵及何氏父子凡七人。光景为之一变。男现慎保身体，自奉颇厚。

季仙九师升正詹，放浙江学政，初十日出京。廖钰夫师升尚书。吴甄甫师任福建巡抚。朱师、徐师灵柩并已回南矣。

詹有乾家墨，到京竟不可用，以胶太重也。拟仍付回，或退或用随便。接家眷事，三月又有信回家中。信来，须将本房及各亲戚家附载详明，堂上各老人须一一分叙，以烦琐为贵。

谨此跪禀万福金安。

二月初九日

【译文】

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大人膝下：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儿在汉口写了一封家信，交给湘潭人和纸行，不知是否已收到？我们于二十一日乘车离开汉口。二人共雇了二把手小车六辆，儿占三辆半。走了三百多里，在河南八里溪过的年。正月初二日又出发，初七日到周家口，即换大车。雇了三套篷车两辆，每套工钱十五千文。儿占四套，朱占两套。初九日出发，十二日到河南省城，在省城拜客耽搁了四天，别人送礼金约百余金。十六日起行，当天三更趁风平浪静径渡黄河。二十八日到达京城。一路上清吉安顺，天气亦好，只是过年那二天下了小雪。

到京城后在长郡会馆卸车安歇。二月初一日搬到南横街千佛庵。共四间房，每月房租四千文，离梅、陈二人居所很近。三人一起温习功课，隔一天一次课。每次课要写一赋一诗。初八日是汤中堂老师的大课，出的题目是“智若禹之行水赋”，以“行所无事则智大矣”为韵，诗题赋得“池面鱼吹柳絮行”，得“吹”字。三月还有一次大课。

同年未到者不过一、二人，梅、李二人都是正月到的。岱云去江南、山东，并不理想，到了京城偿还了旧债，只剩下二、三百金，又有八口之家拖累。

儿一路用了百金，眼下光景还好。接家眷的事，郑小珊现在还未回信。他若同意，很妥当很好；如不同意，只为另作打算，或者缓个一二年亦可，目前孩子还太小。

家中诸事都不挂念，几位弟弟读书是否有进步？还请将几位弟弟写的文章诗赋





寄一二份给我。丹阁叔如有大作，亦请寄来拜读。儿在京城自会一切小心谨慎，家中尽可放心。

又，稟告父母大人，大行皇后于正月十一日仙逝，官府规定百日以内禁止剃发，周年时禁止宴饮娱乐。何仙槎年伯于二月初五日去世。那天儿在何家吃的早饭，并未听到说有大病，可不一会凶讯即到。死后，追加太子太保銜。其次子何子毅，已于去年十一月故去。自前年离开京城后，同乡相继死去的有：夏一卿、李高衢、杨宝筠三位主事，熊子谦、谢切庵以及何氏父子共计七人。光景为之一变。儿现谨慎保护身体，知道爱护自己。

季仙九先生升为正詹，外放任浙江学政，初十日出的京城。廖钰夫先生升为尚书。吴甄甫先生任福建巡抚。朱先生、徐先生灵柩已送归南方。

詹有乾家的墨汁，到京城后竟不能用，大概是墨中胶质太多。打算带回，或退或用随便。接家眷事，三月又有信寄回家中。来信时，请将本房及各亲戚家姓氏等附载详细，堂上各老人请一一分叙清楚，越详细越好。

谨此跪稟万福金安。

二月初九日

勉君子应立志

【原文】

十月二十一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余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实不胜感激。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岷，何也？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奋自励之志，溢于行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知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





夫示紀美禁川粵劫私必曾轉機然鄂中官
高上下。每人不願行蜀饑。川鄂之文甚固。其
相成甚殷。正恐其信之後徒減新稅之入。致
益清鹽之銷數。呈以餽餉不肯遽廢。釐西之
運。私事固自贊。公事亦殊不極通。人亦皆月
集陶。兄鹽務之賤。則閉目判之。而不復屑意於其
向。舒若壽久。徑派一局。差黃子。委之派查。由差事
集物。望於積士。頃頗長人多。謀其別有者。好尚未嘗
桑失偽耳。次青被蜀帥所劫。閱已引疾。向事。不知
果還長沙否。渠所著。國朝先正事略。同特筆
派中。學法鉅製。必可風行海內。傳之不朽。惟帶兵
實能所長。惟此善刀而藏。則大妙矣。閱
尊府子弟。應制諸藝。但有可觀。余向則全未講
求。至今未諳。得良友師。令如學。上未獲一語。名
師。殊以為意。思得一文章。天矯出。醫。醫。醫。仍
經。總代為物色。連頻得捷書。直隸。檢。二
月。內。宜。可。孤。滅。蘇。堪。度。幸。也。順。問
台。第。諸。維。心。暨。
國藩 啟
六月廿

曾国藩手札

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





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书，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付归，与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有白折差，准抄几页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侗，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兹抄二页，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

金竺虔报满用知县，现住小珊家，喉痛月余，现已全好。李笔峰在汤家如故。易莲舫要出门就馆，现亦甚用功，亦学倭艮峰者也。同乡李石梧已升陕西巡抚。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拟斩监候。英夷之事，业已和抚。去银二千一百万两，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现在英夷已全退矣。两江总督牛鉴，亦锁解刑部治罪。

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续书。

兄国藩手具 十月二十六日

【译文】

十月二十一日接到九弟在长沙所发的信，里头有九弟在途中写的日记六页，另外有药子一包。二十二日接到家里九月初二的来信，欣喜以慰。

自从九弟离开京城后，我无日不忧虑，实在是害怕一路上变故多端，有许多想不到的困难。看了九弟的信，果不出人所料。不过千辛万苦，总算是到家了。幸哉





幸哉！姓郑的旅伴靠不住，我早就想到了。郁滋堂如此之好，我实在是不胜感激。到了长沙，怎么没听九弟提起彭山峒，何故？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这可以弥补我的疏忽。

四弟的来信很详细，四弟发奋自励的志向，真是溢于行间，跃然纸上。不过一定要到外头去边学习边教书，这是何意呢？不过是说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功夫，不如到外头环境清净。可是如果是到外头跟从老师学习，那是环境好些，没什么耽搁；如果是像你说的到外头边教边学，那耽搁的时间恐怕比在家还多。再说只要能发奋自立，不要说家塾可以读书，就是荒凉野地，喧闹闹市亦一样可以读书，肩上担着柴，眼前放着猪，都可以读书，如果不能发奋自立，不要说在家塾读不了书，就是清静的乡间，神仙的居所也都读不了书。何必挑地方？何必挑时候？只要自问立志是真还是假！

六弟埋怨自己命不好，我亦深表同情。不过仅仅是因为小小的科举考试未中就经常发牢骚，我私下也觉得如此显得志向不大，心中所忧虑的事情也不大。君子立志，有为大众谋求幸福，有内圣外王的事业，而后方不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不愧为天地间一完美无缺的圣人。故而君子的忧虑是什么呢？是以自己不如舜不如周公而忧虑，是因自己的道德没进步、学问没长进而忧虑。如此他会为顽固不化的小民固执不知改变而忧虑，会为野蛮的夷族扰乱华夏而忧虑，会为小人得志封闭了有才有德的人上进的道路而忧虑，会为普通百姓得不到自己的关注而忧虑，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这才是君子所应当忧虑的。至于个人的得失，家人的温饱，世俗的荣辱贵贱，流言蜚语，君子是没有功夫想到这些的。六弟科举不顺，就抱怨命苦，我私下以为他所忧虑的事情太小了。

人不读书则已，既然读了书且自命为读书人，就应按《大学》的要求去做。《大学》的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这都是读书人分内的事情。如果读了书不能联系自身，说这三件事与我有什么相干，那么读书又有什么用处呢？就算是能写文章能作诗，自命博雅，亦只算得是个识字的放猪奴才！这种人岂能说是明理有用的人？朝廷以制艺取士，亦是要求士人能够代圣贤立言，能够明白圣贤的道理，按圣贤的榜样去做，如此才能居官莅民、整躬率物。如果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那么虽说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的道理实际上却茫然无知，朝廷用这等人作官，与用放猪奴才作官有什么不同？既然自命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都是自己应关切重视的事，这是不言而喻的。《大学》的条目有八，依我看，这八条中能使人成功的地方，也就二条而已：一是格物，二是诚意。

格物，是有关弄清事物的原理的事情；诚意，是身体力行的事情。物是什么？物就是所谓本末之物。身体、神情、意念、知识、家庭、国家、天下都可以说是物，天地间万物都是物，日常的用物平日的行为也可以叫物。格是什么？就是接触





事物，弄清它的道理。侍奉双亲，这是事物，穷究为什么要侍奉双亲，就是格物了。跟随兄长，这也是事物，搞清为什么要跟随兄长，这也是格物了。我的心，是物体；研究自己的心理状态，广博地考察那些道德涵养等心理状态，就是格物了。我的身体，是物体；研究养生之道，又广博地考察那些站立坐卧等养生之道，就是格物了。每天所看的书，句句都是物；联系自身来思考、认真研究其含义就是格物了。以上是认识事物的事情。所谓诚意，就是遵循自己所懂得的道理去身体力行，这才是老老实实的态度。知一句便行一句，这才是身体力行的做法。格物与诚意并进，下学上达均在此了。

我的朋友吴竹如格物功夫颇深，一事一物，都要穷究它的道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功夫极严，每天都有日记，像一天之中的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有记载。一字一划都是楷字，一丝不苟，三个月合订为一本。自乙未年起，至今已三十本。处世慎独，虽偶尔有些杂念，必需当时纠正，并记载下来。故而他读的书，句句都是关系甚大的良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记抄三页给你们看看。我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的榜样，每天一个闪念一件小事，都记载下来，以便提醒自己改正过失，字体亦为楷书。冯树堂与我同日起也如此做。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就像爱自己的兄长一样，尊敬我就像敬自己的老师一样，将来必有所成。我向来有无恒心的毛病，自这次写日记起，可保持终身有恒了。又有名师又有益友帮助推动，我现在是只能进不能退了。本想抄几页回去给诸弟看，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来不及抄了。十一月有信差来，那时准抄几页寄回。

我的益友中，倭艮峰的冷静威严，令人肃然起敬。吴竹如、窦兰泉的尽美尽善，一言一事，必要做得最好。吴子序、邵蕙西的经学，深思明辨。何子贞谈书法，其精妙处，与我无一不合，他谈诗我尤其爱听。子贞很喜欢我的诗，故而我自十月以来已作诗十八首。现抄上二页，寄回与诸位弟弟看。冯树堂、陈岱云立下志向，全心全意去追求，亦是良友。镜海先生，我虽然没有执贽请业，可心里是把他当老师看的。

我每次给诸位老弟写信，不觉得话多，想来诸弟或许已是厌烦看不下去了。不过诸弟如果有长信给我，我实在是如获至宝，十分乐意。人本来就是各有各的性格。

我自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记，总想改过自新。想起从前与小珊有些小矛盾，实在也是一时冲动，不近人情，原想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当天晚上我即到小珊家谈了很久。十三日与岱云一起，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了。

金竺虔报满任知县，现住在小珊家，喉痛月余，现已全好。李笔峰在汤家如故。易莲舫要出门读书，现亦很用功，亦是在学习倭艮峰的榜样。同乡李石梧已升





任陕西巡抚。两大将军皆锁拿押至京城治罪，准备处以斩刑。英夷的事，现已和议。用去银二千一百万两，又在各处让出五处码头。现在英夷已全部退出。两江总督牛鉴。亦锁拿押至刑部治罪。

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续书。

曾国藩手具 十月二十六日

告兄弟相处之道

【原文】

诸位老弟足下：

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发家信。

四弟之信三页，语语平实。责我待人不恕，甚为切当。谓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却又不能实有好消息，令堂上阅兄之书，疑弟辈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可容云云。此数语，兄读之不觉汗下。

我去年曾与九弟闲谈，云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便是不弟。何也？盖使父母心中有贤愚之分，使族党口中有贤愚之分，则必其平日有讨好的意思，暗用机计，使自己得好名声，而使其兄弟得坏名声，必其后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刘大爷、刘三爷兄弟皆想做好人，卒至视如仇讎。因刘三爷得好名声于父母族党之间，而刘大爷得坏名声故也。今四弟之所责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读之汗下。但愿兄弟五人，各各明白这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则亿万年无纤芥之嫌矣。

至于家塾读书之说，我亦知其甚难，曾与九弟面谈及数十次矣。但四弟前次来书，言欲找馆出外教书。兄意教馆之荒功误事，较之家塾为尤甚。与其出而教馆，不如静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师益友，则我境之所谓明师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筹之矣。惟汪觉庵师欧阳沧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为可师者。然衡阳风俗，只有冬学要紧，自五月以后，师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阳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恶）。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兄尝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今四弟意必从觉庵师游，则千万听兄嘱咐，但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也。

接到此信，立即率厚二到觉庵师处受业。其束脩，今年谨具钱十挂。兄于八月准付回，不至累及家中。非不欲从丰，实不能耳。兄所最虑者，同学之人无志嬉





游，端节以后放散不事事，恐弟与厚二效尤耳。切戒切戒。凡从师必久而后可以获益。四弟与季弟今年从觉庵师，若地方相安，则明年仍可从游；若一年换一处，是即无恒者，见异思迁也，欲求长进难矣。

此以上答四弟信之大略也。

六弟之信，乃一篇绝妙古文。排界似昌黎，拗很似半山。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故于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山两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论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轻谈。近得何子贞意见极相合，偶谈一二句，两人相视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笔。往时见弟文，亦无大奇特者。今观此信，然后知吾弟真不羈才也。欢喜无极，欢喜无极！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为者，吾弟皆可为之矣。

信中言兄与诸君子讲学，恐其渐成朋党。所见甚是。然弟尽可放心。兄最怕标榜，常存暗然尚絅之意，断不至有所谓门户自表者也。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虚心，亦切中四弟之病。四弟当视为良友药石之言。

信中又有荒芜已久，甚无纪律二语。此甚不是。臣子与君亲，但当称扬善美，不可道及过错；但当渝亲于道，不可疵议细节。兄从前常犯此大恶，但尚最腹诽，未曾形之笔墨。如今思之，不孝孰大乎是？常与阳牧云并九弟言及之，以后愿与诸弟痛惩此大罪。六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父亲前磕头，并代我磕头请罪。

信中又言弟之牢骚，非小人之热中，乃志士之惜阴。读至此，不胜惘然，恨不得生两翅忽飞到家，将老弟劝慰一番，纵谈数日乃快。然向使诸弟已入学，则谣言必谓学院做情。众口铄金，何从辩起！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科名迟早，实有前定，虽惜阴念切，正不必以虚名萦怀耳。

来信言看《礼记》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无所得，今已尽弃，不敢复阅，现读《朱子》纲目，日十余页云云。说到此处，兄不胜悔恨。恨早岁不曾用功，如今虽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导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误难矣。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诸益友相质证，于读书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数端：

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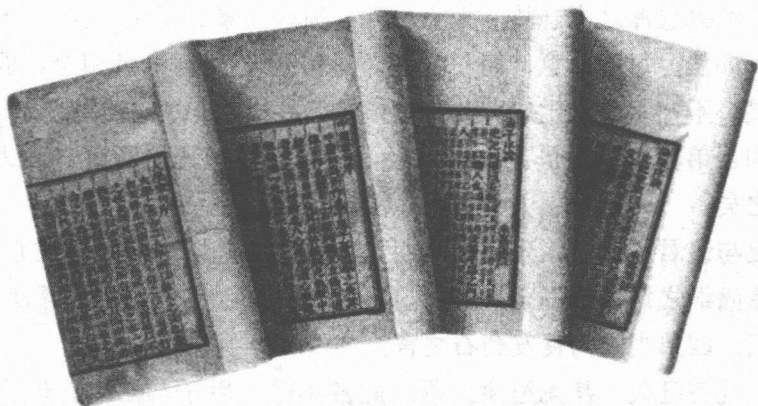
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





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

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六弟谨记之。



《四书》书影

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然此亦仅为有大志者言之。若夫为科名之学，则要读四书文，读试帖、律赋，头绪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质较低，必须为科名之学。六弟既有大志，虽不科名可也，但当守一耐字诀耳。观来信言读《礼记》疏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

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泊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计今年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将归田养亲，不复恋恋于利禄矣。粗识几字，不敢为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复有志于先哲矣。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我所以无大志愿者，恐用心太过，足以疲神也。诸弟亦须时时以保身为念，无忽无忽。

来信又驳我前书，谓必须博雅有才，而后可明理有用。所见极是。兄前书之意，盖以躬行为重，即子夏“贤贤易色”章之意。以为博雅者不足贵，惟明理者乃有用，特其立论过激耳。六弟信中之意，以为不博雅多闻，安能明理有用？立论极